

中国小说名家新作丛书

叶楠卷



海峡文艺出版社



文学是人的心灵光照，

它和人类共有。

叶·费

16.09.1993.

作者简介

叶楠，原名陈佐华。1930年元月生于豫南小城信阳。父亲于1938年信阳沦陷后，被日军宪兵队捕押，不久惨遭活埋。弟兄姊妹四人由母亲抚养成人。

在沦陷的家乡，耻于在敌伪学校就读，曾在塾间读经书四年，为识读古文，打下了基础。十二岁离开信阳，作为沦陷区学生，在潢川中学念书。国碎家破，历经战乱，流亡异地，过早地品尝了人生的苦难。人生的苦难和文学艺术似乎是实体和映象。所以，自然地与文学艺术亲近。

1945年抗战胜利后，还乡，入信阳师范读书。在此期间，接触了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1947年参加学生运动，并开始文学创作实践，在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处女作，为短诗《牛》，发表于省会开封的《河南民国日报》。同时与胞弟白桦在《豫南民报》编辑文艺副刊《学生笔》。年底去解放区，1948年春参加中原野战军十纵，作军事工作，在动荡的军旅生活中，已无暇写作了。

1950年元月，入海军学校机械工程系学习，1951年5月专攻潜艇动力专业。1945年始在潜艇编队以技术军官任职。虽然长期作军事技术工

作，而且极有兴趣，依然对文学不能忘情。1958年又重新拿起笔，开始业余创作，主要写散文作品。1959年执笔写电影文学剧本《甲午风云》，1961年由长影拍成电影。

1964年决心改行，从事专业创作。不久开始了十年磨难，被批判隔离，长了见识，却没有留下一纸文章。

1980年调海军任创作室主任。

文革后，重新创作，是以电影文学开始的，《傲蕾·一兰》、《绿海天涯》、《巴山夜雨》、《姐姐》……直到1985年的《鸽子树》，连续写了六七部电影剧本。《鸽子树》创作以后，我个人对自己以电影作为主要体裁的创作，进行了重新审视。我改变突击的道路，放弃以电影剧本为主要题裁的创作，而转向文学。由于已往与电影的关系，常常无法推脱，而实际没能完全切断与影视的联系。我希望也努力争取作到集中精力写自己愿意写的文学作品。以文字为创作手段的文学，才能成为表现作家独立个性的作品，它的自由空间也较之电影略宽阔一些，我想从表现人的灵魂和叙述形式作多方面的探索。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有些新的发现。

目 录

惊鬼·····	(1)
青河边的故事·····	(60)
火儿·····	(127)
大沟·····	(180)
雪下得好急哟·····	(200)
珍藏在心底的温馨·····	(229)
紫苑·····	(241)
漫长的春夜·····	(249)
附:	
叶楠作品目录·····	(267)

惊 鬼

1944年夏天，在我流亡读书的豫南小城潢川，发生了一件所有人都不自觉、都被迫参预的不可思议的怪诞事件。

情况是，整个城市的人：官员隶役、兵丁官佐、商贾裨贩、脚伕工匠、教习学子……总之，包括老弱妇孺的所有人，忽然在一个深夜，没有外部预兆，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内心预感，几乎在梦中同时惊醒，一起从床上或者地上（那年酷暑，多露宿庭院和街头）蹦起来，原地惊恐地呐喊，没有词儿，也没有韵律，各自发挥。像是洪水扑来，近在咫尺；像是大地崩裂，即将塌陷；像是天穹摧折，顷刻倒塌下来。然而天空群星闪烁，大地坚实如常。这是一种不知道危险来自何方的恐惧，而且相互惊吓，相互传染，使恐惧升级。千万人发出不似人声的惊叫声，千万人僵立，千万人惊吓得面孔歪扭抽搐，人人毛骨悚然。这是开始，以后这种灾难影片似的恐惧剧，每夜重演，越演越烈，直到男女老幼，身着亵衣，盲目奔窜。几近赤裸的人，充塞街巷，你东我西，互相碰撞，狂呼乱叫，挥手顿足，就像世界末日来临。后来年长，看到俄国画家卡列尔·帕夫洛维奇·布留洛夫的名画《庞贝的末日》，觉得酷似我当年经历的情景，只是房屋并没有倾塌。在白天，人虽然不像夜间那么如醉如狂，也失去常态，人与

人相互戒备，怀疑对方为鬼魂。由于浓重不可消解的恐怖气氛笼罩全城，所有人日夜不能安睡，身心疲惫，精神近于崩溃边缘，学校停课，作坊停工，全城歇市。

这种怪诞的事，当时人们自然认为这是鬼作祟的缘故。后来，我请教过一些老人，也全都没经历过，也没听说过。我也读过一些书籍，包括一些专门收录怪异的笔记小说，也没发现这类事情。到了今天，每每与人提及这段往事，没有人相信是真实的，以为我是凭空编造的。至于年轻人，更是不屑以闻。虽然事隔不到半个世纪，可见科学文明有长足的进步。

既然找不到（只能说暂时找不到）先例，这件事这种现象，也就不知道名称。于是，我只有杜撰为“惊鬼”——惊于鬼的意思。

现在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惊鬼前后……



我当时并没有居住在学校，而是寄宿在一民间宅院里。这是一座曾经是很阔绰的四进四合院的宅子。它的格局是：大门进来，有一间小门房，现在住的是摆烟摊的一个孤老头。右边有一条绕过一进和二进院的小甬道，直通三进院。这个院原是住轿伕、马伕、随从的。这院有四五间住房，一间是原主人即房东老两口自住，另外四间赁给流亡学生和外地来做工的手艺人住。不管伙食，只租房。从三进院有门通四进院。原来是马厩和放置车轿的所在，现在由一家租赁开磨坊，自有后门出入。

我们三进院也有门直通二进院，但这门是由二进院掌管。也就是说，二进院可以随意到三进院，三进院进二进院则不可以，除了

受到约请。现在二进院住的是一位卸任的县长林敏之和如夫人。一进院则住的是他的一个听差、一个老妈子、一个丫头。一二进院自成一统，另是一番天地。

“二进院是主院。”房东太太跟我说，“我们家以前是住主院的（她从来避讳说现在）……”

我知道，房东的祖父在前清做过知府的。现在他的孙子靠租房为生。听说他家的败落是从房东父亲开始的。这位公子哥抽大烟，原有家产都吸进烟葫芦里去了。还没等卖房子就一命呜呼了，算是给儿子留下糊口的产业。

“我们家过去可不是这样，从来是车马盈门。唉……”房东太太常这么说。意思很明白：我们家阔过。

议论林敏之家也是她经常的话题。

“知道吗？林敏之是走汤恩伯的门子，才混了一任县长的。还说，要等上边放他一任专员当。我看黄了。地盘都给日本人占了，还有几个囫圇专区，还有几个囫圇县？还能摊上他！门子硬的人有的是。别听他瞎说，他是林森的族侄。他是浙江人，林主席是福建人，扯不上。我们家才是名门望族，谁不知道项城袁家（是指他家是短命皇帝袁世凯本家）！有族谱可查的……

“你看林家，才一个听差，一个老妈子，一个丫头，就这么点气派。我们家……就我才过门那会儿，下人还有二十多……这也难怪，只是个县官，前清论品位，不过七品。我家太太老爷是从四品。这可差多了。不过，林敏之借国难，可是刮了不少钱，还屈死了很多人。我约摸他家金条有这么个数（竖起食指）……百！平时他挺得很，藏富……

“这个太太是姨太太，林敏之就这一个姨太太。可比不了我家太太老爷，有五房……林敏之的原配在老家，守活寡，又没有生育。林敏之说，这个姨太太是洋学生，哪里是哟！是上海的窑

姐儿，花了，才花了二百大洋赎出来的。你看她那个作派，浑身都是贱骨头贱肉。也生不出个孩子，还不是接客多了。说不定还有脏病哩。整天捂着胸口，蹙着眉，说心疼，谁知道哪儿疼！我们太太老爷那五房，我叫姨奶奶的，个个可都是黄花闺女进的门……”

房东太太，我们房客叫她袁太，她的唯一嗜好，是找人聊天，其实是忆旧，是炫耀她家往日的辉煌。而且常以林家来衬托她家往昔的排场。林家的一些事，她全是从林家老妈子吴妈那里探听到的。打听别人的隐私，加以贬意的评论，予以传播，以示我比人家强多了。这个我，其实是我的祖先。这是破落户的典型心态。她谈这些事，当然是避开林家人，也避开她丈夫袁先生。袁先生容不得袁太说人家长短。要让他碰见，虽不当面斥责，总是要甩甩袖子，怒形于色，以示不满。袁太也就闭上嘴，讪讪回房。袁先生很难得碰到袁太跟人说东道西。因为他一般不出屋，也听不到他的动静。好像他成天看书，还敬神，一年香火不断。我好奇，问过袁太：

“袁太，袁先生敬的是哪方尊神？”

“是皇帝，唐朝的，”她说，“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知道吗，就是唐明皇。我家先生年轻的时候，迷京戏。在北平读书那会儿，还拜过余叔岩。后来在汉口做事，常票戏，扮像，唱做，都漂亮得不得了。每回一散戏，还没卸装，太太小姐都拥进了后台，请他吃夜宵的，送花的，送红包的不断，还有送香手帕的……不过，我家先生正派，从没动心过。再说他有我，专一……”说到这儿，七分得意，三分娇羞，四十岁的人了，脸上还泛出一团红潮来，“过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嗓子‘塌中’了，一点儿也没了，他万念俱灰，就回到这儿。可他还是念记戏台，他就是想着有这么一天，嗓子就有了呢！明皇是梨园的头儿，能不保

佑……”

可我从来没听袁先生喊过嗓儿。怕是连他自己也怕听自己变得不堪入耳的嗓音儿而越发绝望吧！

其实，那位卸任的终日等待上峰任命他为专员的林敏之，也是个京戏迷，只是不张嘴唱，当然也不会当票友，他有身份在。他的入迷在于听，品味。他也是崇余（叔岩）的。他有一架留声机，手摇的带有长喇叭管的那一种，那时候叫戏匣子。常放，多是余老板的唱片。有时也放《小放牛》，这是林太太要听的。这位出身可疑的太太叫杨敏淑，三十多岁，平常爱穿白褂黑长裙。她的名字和装束，都是表示她确是洋学堂学生出身的淑女。她这身打扮，跟林敏之在一起，不像夫妇，倒像是父女。这点，太太很清楚，如果两人出门或在家会客，太太就穿旗袍。她有各式各样的做工讲究的旗袍。无论什么打扮，看来，似有烟花女子的风韵，特别是她那双顾盼流光不安份的眼睛，总是发射出飘忽不定令人不可捉摸的信号。她苗条而孱弱，确像袁太太说的，整天捧心颦眉，病恹恹的。林敏之对太太很宽容，岂止宽容，而是宠着她。

林敏之年近六十，瘦高挑儿，外表倒不像做官的，而像是个做学问的。他听说袁先生曾是名票友，且是崇余的，曾屈尊到我们三进院会过袁先生。不料袁先生缄口不谈往事。我想定是怕触痛心上的伤口。林敏之无趣告退，再也不找他了。

那时候，小城和各商埠隔绝，别说上海货、京货、广货进不来，即便是汉口货，也无法运进。时间一长，林家的唱机就哑了。买不到唱针。住在我隔壁房间的织布工王茧子说，他会做唱针。林太太一听说，忙打发丫头秋菊来请。于是每天晚上，茧子就去了前院。在种满鲜花的院子里，早由秋菊摆上小桌，沏上茶。茧子自带小手摇砂轮、锉什么的，就着小桌锉磨起来。他真

的能做出唱针来，经过淬火，跟买来的洋货一样用。他做活的时候，林太太也常半倚半躺在躺椅上陪着，茧子灵巧的手，太太看不够。秋菊自然是要守着的，要侍候太太，也要给茧子添水打个下手什么的。于是，余叔岩老板那荡气回肠的唱腔又荡漾在这大宅院上空，自然还有林太太特别爱听的《小放牛》。唱针总有做够的时候，茧子去前院还是每天不误，这已经不是做活儿，而是做客了。茧子对我们说，是林太太叫去的，她喜欢跟他聊天。他的语气、眼神都透出一种似乎是你们这个年纪不会懂得的什么意思。林敏之看不大起做工的。太太约茧子，他可以容忍，他绝不陪茧子坐，以示身份。自从茧子常去前院，杨敏淑有很大变化，不捧心颦眉了；常常嘻笑声达于户外。还常到我院来走动，无缘无故会抚掌大笑，脸色也红润起来。袁太撇嘴说：

“瞧瞧，像个要生蛋的母鸡一样，冠子通红，拍着翅儿叫！”

不但林太太，连秋菊也跟在太太后面傻笑。秋菊是个胖姑娘，长得不算丑。这几天又穿着太太给的旧衣裳，尺寸窄小些，绷得那个时代女人想突出又不宜突出的部位，更加突兀醒目了。走起来扭呀扭，别有风情。连平日足不出户的袁先生的目光似乎是不经意地在她那些突出部摩挲几遍。惹得袁太太老大不高兴，掂起一根劈柴去砸刚踩上母鸡脊背叼着母鸡冠毛耷拉翅膀正尽“鸡”事的芦花公鸡，还骂着：

“老不成器的！”

这是袁太最得体的行为了，给丈夫以尖刻的讽喻还保留了脸面。无端代人受过的芦花公鸡，惊吓得腾空飞起，很久还伸着颈子悻悻啼叫，喊冤叫屈，咒骂袁太多管闲事儿，破坏生男育女的正事儿。那母鸡到处乱钻，好像羞于见人。

“袁太，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这当口，你这一下，公鸡能吓得落下病来！”刚下工回来的王茧子故作一本正经地说。

引得秋菊放肆地大笑。

杨敏淑想笑又止住，装做看地，免得让人看出不庄重来。

王茧子是皖北乡下人，十二岁跟叔叔去上海织布厂做工，挡车、机修都做过。上海沦陷跑回家。去年来此地，在隔壁一家织布作坊当领班。小城没电，织布机是木机，全靠脚踏手拽。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复杂手艺。那时候，这一带就像孤岛，二百多里外就有日军据点，外地货物进不来，小作坊应运而生。木机虽不及铁机，织出的布比乡下土布好些，所以卖得俏。作坊主还是能赚不少钱。因此，一个有技术的领班，在这个闭塞的原本就是自然经济的地区，地位是优越的。不但工钱比一般织工高，作坊老板也还是敬着的。王茧子完全由他的老板娘亲自照顾，不但给他做可口饭菜，晚饭还温点酒。我们常见他的老板娘，几乎天天来我们院，来拿茧子换下的衣服去洗。三十多岁，人很俊俏，伶牙利齿，属于见人三分笑善于待人的女人。她对茧子的殷勤，无非是要拴住茧子的心，怕他跳槽。一个在上海大工厂干过的技术工，很难找得到了。自从林太太对茧子特别厚爱以后，茧子的衣服的洗浆，由秋菊揽过去了，说是太太吩咐的。倪太太，就是作坊老板娘，就有了点妒意。不过，她说出来却不那么直露，而是隐隐地透出她的不如意来。笑盈盈地对茧子说：

“是呀，你嫂子（自谦，也是表示亲昵）笨手笨脚，洗得不好，比不上小大姐秋菊。人家是官宦家的人，侍候人的事，自然是做得妥贴的，这没说的。既然林家太太跟秋菊有这番情意，我也不能去争这个好，只有感谢了，毕竟你是在我家做事，就像我的兄弟。就是怕不知情的外人指点你嫂子，不懂事、不讲情义、对自己兄弟照顾不周全。再说，你嫂子自个也过意不去，少了项为兄弟尽力的机会。这会儿，人家心如此诚，你嫂子只有想法补这个情……”

以后她三天两头送点瓜果来。茧子在林家，她就搁下东西，叹口气走了去。

这些人都喜欢茧子，我以为是，他有本事，到过大大地方见过世面，不土气，人也长得精神，还有永不发愁自得其乐的禀性。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我就知道了。

其实，在给林家做唱针以前，工余时间，是常和我们在一起的。他常从作坊给我们穷学生揽点活儿干，比如，下学以后给作坊把织好的布送到店里，或者浆纱这些活儿，还可以赚点钱，买些吃食。因为公费膳食太糟，还吃不饱。不干活儿的时候，茧子就把我们找在一块儿，沏上茶，买点芝麻糖，款待我们，还佐以他自己的酸甜苦辣的故事。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他讲的他不得不离开家乡的悲喜剧。

从上海回到老家。他说。本打算再也不出来了。论说，我并没家。爹早年当兵在外，没回来过，也没个音信，死活不知。八成是打死了。妈早早下世，听说没得病，头天好好的，有说有笑的，早晨就断气了。我婶子说，日上三竿，房里没动静，进去看看，你还正吃奶，你妈早僵了。老人说，这是升仙了。我记不住二老的模样。这样也好，在人世间无牵无挂。可我这人还特恋我出生的那片土，那片庄稼地，在外总想。你们想想看，在暖烘烘的太阳下，脸上扣个草帽，躺在庄稼地里，闻着热土味、庄稼味，还有野花香，听着庄稼拔节、虫儿嗡嗡飞，还有远处传来牛哞、马叫，那个舒坦，就给金銮殿也不换。说不定，冷丁地有人淘气，用狗尾巴草捅你的脚心，你一掀草帽，就有两片热呼呼软绵绵厚嘴唇堵住你的嘴，不让你做声……这是个小姐儿——狐狸精！我这是说着玩的。我婶子说，你为什么这样恋庄稼地、恋土，知道不？你妈是把你生在庄稼地，抱回家你屁股上还沾的尽是土。你还是你妈在庄稼地里怀上的，是在包谷地。你不信？你妈

亲口给我说的，我们妯娌啥都讲。她说，那会儿，觉着地在往下沉，沉啦！热呼呼的土就要埋上我……还觉得一个茧一下掉进我怀里。我的肚子发烫，就琢磨着怀上了。所以你妈给你起名儿叫茧子。这就是我婶跟我说的，还说，我们乡下孩子十有六七是在地里怀上的。我婶还活着，快五十了。回到家乡，房没一间，地没一块，只好去帮工。我干活那家，人口不多。东家是个老头儿，很壮实，有个十八岁大闺女。三十亩好地，三头大牲口。老头儿虽说是好把式，由闺女帮着，也侍弄不了这么多地。长年雇一个长工，农忙还得请短工。都说他家活重，长工在他家没超过一年的。我去他家干长活儿，是我婶子说合的。她就当中人。临去，婶子说，活儿重不怕，只要吃食好，气力使了还会长。听说他家闺女麦香长得俊，会擀一手好油饼。婶子说，你活儿干的好，有油饼吃，说不定人家还让你给她暖被窝……说着跟我挤眉弄眼。我婶子就这样，不分辈份高低，都开玩笑。可吃人家的油饼不那么容易，是苦干了一个月以后的事。老头儿跟你比着干，说耨地吧，你少了一块，他都不乐意。我还是比他年轻，总超过他。东家爷俩挺满意，对我挺放心。麦香见了我也眉眼含笑，称呼也由“你”、“茧子”改成“茧子哥”。那语调也甜，真的。听她喊，心里感到滋润。从那会儿起，麦香也就不需要下地了。光在家里忙，我也就常吃她烙的油饼了。她烙的是好，皮脆里头软，香喷喷的。怕今后也难得吃那么好的饼了。老头儿看我舍得使力气，也就不吝惜麦面跟香油了。

你们问麦香长得啥样呀？他眯眼追忆……我说不清。他说。这么说吧，她就像新麦面一样白净，农村大闺女可难得有这么白。长的模样么，打个比方，好比灌满浆的麦粒，饱满、结实、细滑、鲜嫩……反正……反正好看。离她近了，还能闻出像新麦那样的香味，能醉人……他闭上了眼，似乎又嗅到新麦的芳香。

他睁开眼称赞道，那老头儿不识字，给闺女起的名可真贴切，真好。你们别以为一开头我就对麦香有什么念头。我可没有，也不敢。人家是富裕户的千金，我是个一文莫名的穷光棍。再说，人家麦香已经许了婆家，是镇上保长家，还开了个骡马店。不过，情意这玩意儿，就像猫要生崽鸡要下蛋一样，挡不住。从惊蛰干到芒种，我跟麦香的来往就像节气一样，从冷到热，热乎劲儿一个劲儿上升。这不是说有什么事，是说我们俩心里，从眉眼和话语之间流露出心里亲近的意思跟滋味。

每天早晨我起来，从仓房——我住仓房——里出来，第一眼都看到麦香，站在院子里，望着我痴痴地笑，就像清早才开的一朵花。她好像一夜都在院子里，等我起来看我一眼，也让我看她含情脉脉的笑脸，就只为了这个。然后一扭身进了灶房。她起得很早，这会儿已经打开了鸡笼，喂罢了猪。我跟老头儿下地，她倚着门框看着我。走很远，我一回头，她还 在。晌午，她去送饭，老远就看见她像一棵摆动的小河柳，一上午的劳累都忘了。要是她爹也在，她就用眼睛跟我说话，我还都能懂。

你们问她尽说些啥？这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眼睛说出来的比嘴说出来的要大胆得多，直露得多。要是她爹不在，她用嘴说，反而说不出，话也不多，还尽像哑谜。像有一回她问我，茧子哥，那小麦怎么就能结麦粒呢？我说，有花呗。她说，有花怎么就结麦粒呢？我说不是有风扬花么。她说，要是没风，过了花期不就太可惜了么！我说，总会有风，万物总不会耽搁……我说不清。她笑着眼里就像有火苗在跳，说，嗯——茧子哥……我不敢看她的眼睛，怕烧着。她身子一扭给我一个背，说，茧子哥，你可别误了花期哟……

有一天，我觉得就要出事。我跟东家在锄地。西边天上就起了乌云，像鹰的一个大翅膀，往上升。一只鹞子在天上飞，一会儿

东，一会儿西，看得出，急着找食儿。那会儿眼看暴雨来了，什么麻雀、鹁鸪这些小鸟早躲起来了，连影也找不着。可鸽子许是饿极了，来回翻飞，向上直凌空飞起，再向下扑下来。好像只有它忘了暴雨要来。

一辆马车带着风飞来，在地头猛地刹车，两匹马呼哧喘着粗气。车把式向我东家说：大爷，保长要我接你去镇上，说南边来了客商要买粮食。

东家让我回去，他跟车走了。我知道，这是老头儿的亲家给他拉一笔买卖，粮价一定看好。

老头儿刚搭车走，天上就响了一个炸雷，那翅膀——那乌云就一下子遮了半天。我紧赶慢赶，离东家门还有一里地，瓢泼大雨就浇下来了。也怪，那只鸽子还在雨里飞。也巧，从地里飞出一只白鸽子，刚飞起来，鸽子就冲下来，只见一团雪白的毛片洒落了下来，鸽子抱住鸽子。只见鸽子像箭一样，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叼着鸽子……我就想，怎么这鸽子就等到这只鸽子呢？就在大雨落下的时候，鸽子羽毛湿了，飞不快，注定落进鸽子爪子里。这时候，雷电交加，雨声就像几万台织布机开机，身上都淋透了。我还在想那鸽子那鸽子，我想这有什么兆头……就这样，走近东家的大门。一件蓑衣猛搭在我身上，手拉着我的手，一股新麦的香气——热烘烘的，喷到我脸上。“快！”这是麦香。她拉着我跑，直跑到她的房门。两件蓑衣掉到地上。我想扭身去仓房。她抓住我……就像抓住牛鼻子，把我拖进她的房里。你们知道，再凶的牯子，要牵它的鼻子，也得老老实实跟着走。这时候麦香的脸上淌着水，我总觉着这是汗，脸红朴朴的，像火炭，眼里喷出火，烤人。她没笑，一点笑意都没有，倒是痴了。只是喘粗气，说，看衣裳湿的，还不脱下来。就动手脱我的小褂。我想起鸽子，刚才那只鸽子，恶狠狠去抓那鸽子，就抱着鸽子，向天

上飞，越飞越高，去到一个谁也看不到的地方，去撕碎它，撕得鲜血淋淋……

茧子讲到这儿说，睡吧，不早了，明儿再讲。不，不！茧子讲。大家还要听。特别是几个织布工。

好吧，讲。茧子说。我这可都是真的，一丁点儿假都没掺。那天雨那么大，下得天昏地暗，下得我跟麦香都头晕脑胀。老头儿第二天回来，带着两辆大车装粮食，高兴得不得了。看样子，亲家帮了忙，粮食卖了好价钱。老头儿可不知道家里出没出什么事儿。从那天起，麦香可变了样儿，像一个花苞，一下子开了，花瓣都展开了，特精神，做事也特利落，特勤快。连老头儿都高兴，夸奖说，看我这妮长开了。怕是该出门子了。麦香老大不愿意说，爹，看你！我才不出家门呢！这是她真心话，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钻进仓房，钻进我的被窝里，总是说，我不出门子了，就这样。我说，怕由不得你吧！她就哭，趴在我胸口上哭，泪水打湿了我的胸脯。她哭得我心慌意乱。

一个多月，老头儿啥都不知道。

到了大暑，有天晚上，大月亮，我敞着仓房门睡了。到半夜，有动静，惊醒了我，这可不是麦香来了，她来动静很轻。我一看，茨子顶上站着一只猫头鹰，对着我笑。真的，都笑出声来了。我打了个抖嗦，俗话说，夜猫子进宅，没好事。它笑了一阵儿就扑扑棱棱飞走了。我没撵它，它自个儿走的。反正命乖逃不脱，怪它干什么。我睡不着了。过了好一阵子，我听见很轻的脚步声，这是麦香，在月光下，从院里走来，一身白裤褂，怎么看着闪红光。她这一来，刚才受到的惊吓全忘了。热烘烘的新麦味扑鼻……她就躺在我身边，懒洋洋地搂着我的脖子。我又想到那个鹁子，两个爪子狠狠抓住那白鸽子，飞呀，飞上天，去到一个什么地方，撕碎它，撕得血淋淋的……

仓房亮了，有光晃眼睛。我一点都没惊，连眼也没眨。我想，是飞到天宫了……

“好呀！不知羞耻的东西！”是东家。

我忙着要起来，起不来，麦香看着我，她坐起来。她还像平日那样撒娇的腔调：

“爹呀，你来干什么？一人做事一人当，这全是我勾引的他。要打要杀找我好了。没茧子的事儿。”

你们想想，我跟麦香那副样子。

老头儿手举着马灯，一点儿也不在乎，盯着我们，像瞧着两猫假在一起玩耍。

“麦香。”老头儿摆摆手，“还不穿好衣裳回房去！”

麦香猛地站起来，她可不急着穿衣裳，抱着裤褂，直挺挺站着：

“爹，我走。你可不能难为茧子，要难为他，我可不依！”
扭头给我一个宽慰的笑，好像是说：“放心吧，心肝！”

麦香走了。老头儿倒没发火，坐在床沿上，也不看我，心平气和地说：

“茧子，你这可占大便宜了……”他说这是占便宜，“这事儿我不能轻饶了你……”

“东家……”我急了，“这事儿怎么叫占便宜呢？我们是……”

“是啥？这还不是占便宜是啥！天一亮你去向你婶子老老实实把这件事跟她讲了，请她来一趟。她是中人不是！让她评评理。”老头提马灯走了。

天蒙蒙亮，我就去找婶子去了。见了婶子一五一十跟她说了。我婶子撇撇嘴说，一大早黑老鸹就冲着我翘尾巴叫了三声，想着就有事。你呀！茧子，偷情么就在庄稼地里、草垛里神不知